

戰門

庫刊期

第 二 卷 第 八 期



目 錄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廿八日出版

我們所企望于今後的中國國民黨
 一個偉大的開始..... 朱民威

對全國文協的一點希望..... 蔡 越

祝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 朱民威

戰地新聞與戰地記者..... 朱民威

陰謀的敗北(長詩)..... 錫 金

高爾基塑像的討論..... 鐵弦譯

救亡運動在前方(通訊)..... 白 樺

在日本警察署中..... 馬 耳

轟炸下的徐州(通訊)..... 鮑 雨

到抗日前線去(木刻封面)..... 溫 濤



• 記登部政內請呈已業刊本 •

• 刊旬門戰 •

分五售零冊每
 角六冊二十卷一
 角五元一冊六十三全

社刊旬門戰...者胡...行武...發...
 號四二二路...林胡...者...
 館書印昌新...者...
 店書活生...者...

蘇...人...編...
 棟...鄉...李...人...行...
 號一第箱信政郵口漢...處...訊...通

ZHAN DOU SYNKAN

我們所企望於今後的中國國民黨

吉 正

中國國民黨，從初期的反異族統治到反國際侵略主義時代，無論通過任何一個階段和國際環境，都在英勇堅決地爭取國家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進行其一切必要的革命鬥爭。自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發動以後，國民黨不僅成爲全民民族抗戰的領導者；而且表現了更英勇更堅決的戰績。關於黨的組織，行動與其政治措施上的得失檢討，自黨中央和黨員能有最詳切的瞭解。可是黨的改革與進步，却已於歷屆全國代表大會，所發表的文件中有着很重要的說明。因此我們知道今次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集，在黨的改革前途，必然要產生一個劃時代的創造底黨史底新決定。

由於民族革命戰爭發展上的需要，我們堅信爲了保證民族統一戰綫的鞏固和抗日戰爭最後勝利之必得，勢非在「抗日決定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基本條件下，將整個社會生活的舊體系，改革成爲適應戰時生活的新體系不可。而在今天爲全民民族所屬望最殷的一點，也就是期望在改革進步中的國民黨，能以負責的澈底的完成這個民族統一戰綫底歷史任務。我們所說的黨的改革與進步，決不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指摘批判的清議；而是說明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本身，它是負有如何創造一種適應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要求的最高政治決定底使命；假如這個民族革命戰爭所要求的最高政治決定，早已成爲國民政府抗日的既定方針的話，也必定會有更能發揚光大的力量產生出來。所以在這篇至誠擁護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文字中，必須表示我們是具有如此殷摯熱烈的企望：

- 關於黨的方面：
- (一) 確定并宣布澈底執行民族革命戰爭的總策暨其一切必要的戰時法案。
 - (二) 由嚴肅黨的紀律推行到樹立廉潔政府的澄清吏治辦法的實施。
 - (三) 於加強下級黨部活動的當中，儘量吸收健全的新份子。
 - (四) 在恢復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間共同奮鬥的行動原則下，鞏固與在野黨的政治關係。
 - (五) 有組織有計劃的發動一切民衆運動；領導一切民衆運動。
 - (六) 在不妨害抗戰軍事，不違反戰時法令範圍內，給予國民充分的言論，出版自由。
 - (七) 制定并頒布戰時兒童保育法，普遍設置國立的保育戰時兒童事業。
 - (八) 以教學作用合一爲原則，分別制定戰時教育與戰後教育的實施方案，嚴格執行戰時的國民教育。

(九) 制定并頒布戰時生產技術保護法，擴大戰時生產的技術教育，并集中管理其工具與人材。

(十) 由黨員本身做起，漸次推及全國民衆，擴大救國獻金運動。

關於政的方面：

- (一) 改善行政機構，裁併駢指機關以及戰時不必要附庸機關，以其結存各經費，設置戰時行政官吏。
 - (二) 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行政辦公程序上的轉呈，附署，呈復，備案種種重複手續；并規定限期結束辦公的法案。
 - (三) 加強地方警力，由提高警察教育上着手，漸次擴大警察權力，使能切實負責保障全國各地的戰時治安。
 - (四) 變通司法行政，一般訴訟，除保留金折贖條例，并酌酌縮短刑期。規定除漢奸外；應犯自願服兵役的減刑辦法，全國進行疏通。
 - (五) 實行戰時戶籍管理，在戰時人口流動率增高期中，凡屬非戰區各地人口移動，均須辦理進出登記手續。
 - (六) 減輕人民負擔，酌酌減免田賦及借貸利息，并嚴禁高利貸。
 - (七) 保障貧民生活，免除負販捐稅。人力車捐稅并查禁人力車行提高車租。開放私人湖沼津渡，便利交通，漁產。
 - (八) 獎勵邊陲移民，組織流亡農民，分配邊區土地，供給農具，籽種，相當減免租賦，使其各安生業。
- 關於軍的方面：
- (一) 建立統一指揮；統一裝備；適合現代化戰爭要求的新軍隊；特別擴充強大的空軍。
 - (二) 開發有關軍需工業的自然資源；設立大規模的國防工業製鐵廠。
 - (三) 加速整理全國的軍事運輸交通網。
 - (四) 進行抗戰部隊的組織教育，政治教育和生活教育。
- 我們深深地覺得上述對黨政策前途的種種企望以外；還有幾句應該特別提出的話：就是當前的教育問題，除掉少部分的專門教育和特殊教育並分別進行，其餘的不論青年婦女以及所有各階層的羣衆，都是需要普遍經過組織教育，政治教育與生活教育的。其次就是在全民族的人們，由正常生活進入戰時生活的轉變中，有一個極緊要的工作——舉辦一切戰時的救濟事業。最後我們尤其應該懇切地委託國民黨執行我們——總理遺囑所指示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底外交方針。

一個偉大的開始

穆木天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經過了長時期的籌備，在三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這確是值得歡喜的事。中華全國的作家們，為的偉大的神聖的目的——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團結起來共同工作，這算是開天闢地以來的頭一次。這也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的一段家國的盛事。因之，我希望，這一個集團，要作出不朽的偉業來。

如同開闢北極的那些蘇聯的英雄們一樣，我們要給祖國的文藝界開拓起來廣大的天地；如同夏伯陽一樣，我們要拚着我们的血和肉，去保衛我們的祖國；可是，我們是文藝工作者，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崗位，有我們自己的武器，我們的神聖的任務，就是執着我們的犀利的武器，站在我們的崗位，捍衛我們的祖國。我們要為民族革命的戰爭，流盡了我們最後的一滴血；我們要以民族革命的戰爭，去執行我們的文藝的任務；我們現在鋼鐵一般地團結起來，就是要我們的這種任務，最有效地，執行起來。

這樣，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自然地，身一個偉大的開始了。為的這個偉大的開始，我們曾經作了長時期的準備；可是，在今後，我們要有計劃地，把這偉大的開始，發展下去。今後的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更加艱苦了。這，令我們警惕，令我們警惕，但是，這，要令我們更加鼓起我們的勇氣來。今天開始，我們要有計劃地，運用我們的武器，向着我們的敵人：日本強盜帝國主義以及漢奸託匪，作無情的蕩掃，以爭取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也就是表明出來全國文藝工作者的總動員。就是說，全國的文藝工作者，從先鋒隊伍一直到後備軍，從老將一直到青年壯丁，都已發動起來，在執着自己的武器，準備為祖國的自由解放，作更進一步的戰鬥。這樣，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這一天，也可以說，就是一個偉大的誓師的典禮。在這個偉大的誓師的典禮裏邊，我們要檢閱我們的隊伍，以加強我們的戰鬥力。在這個偉大的誓師的典禮以後，我們更要加緊我們的訓練，擴大和補充我們的隊伍，加強我們的戰鬥力。我們武裝起來了，我們戰鬥起來了，但是，今後，我們要更進一步地武裝下去，戰鬥下去！

我們文藝工作者，每一個人，就是一個戰鬥員。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就是由我們這些戰鬥員所構成的一個大軍團。我們的戰鬥力的加強，以及我們的武器的有效的運用，是緊要而強有力的指導理論；那些理論的探討研究，是非常地重要的。我們的隊伍，是需要時時地加以檢閱的；批評的檢討，也是成爲非常地重要的了。這樣，我們需要有一個機關誌會報一類的刊物。

那是我們探討理論的園地，那是我們批評檢閱的園地，同時，在那裏邊，我們還可以訓練我們的壯丁，加速我們的隊伍的擴充和填補。我們有共通的目的——民族的自由解放；就對準着我們的那個偉大的目標，我們要去發展我們的理論的和批判的活動；就對準着那個偉大的目標，我們去訓練我們的從大刀隊以至航空員的各種隊伍。

這樣，在我們面前，現在，有兩種極重要的工作，待我們趕快地執行起來。一個，是青年工作，一個，是大眾工作。只有使青年都能參加，戰文藝活動，使大眾都能參加抗戰文藝活動，抗戰文藝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他的機能，而成為真正地有力的武器。這兩種工作，都是訓練文藝壯丁的最好方式。它不只是給文藝大軍團徵募新的生力軍，而且，還可以對於既有的文藝工作者成爲一種良好的訓練。對於這種工作，我希望，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作上一個精細的具體計劃，切實地執行起來。

青年工作，一方面，是研究工作。我們可以有一個青年文藝研究會之類的東西，去領導這一種文藝研究工作。但，這還不夠。我們還必須使青年的理論和創作活動更有力地發展起來。青年的文藝理論文藝創作活動，如果要想更把它更好地加以發展，話，我們必須給青年文藝工作者建立他們自己的發表機關。必須使青年文藝工作者有他們自己的發表的園地，他們，理論活動創作活動才可以更有力地發展起來。關於這一種青年工作，是需要趕快地作一個具體的計劃，執行起來。

大眾工作，一方面，是要編輯一些大眾文藝讀物，使之很普遍地傳播起來，而，另一方面，就是要提高大眾的文藝水準，使之積極地參加文藝生產。在工廠中，在農村中，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是可以對於大眾與以文藝訓練，發展起來他們的表現的要求。如果是在兵營中，我們可以提倡士兵文學。一方面，是用作家的大眾，用通俗作品，去從事抗戰宣傳工作，在另一方面，是需要使大眾自動地去表現生活。我會經在路上，或者，在江輪上，常常地聽到士兵們——有時是下級軍官——的生動的口頭報告。那的確是極優良的報告文學。大眾工作，同青年工作一樣，一方面，是一種啓蒙的教育工作，而，另一方面，則是要使大眾能積極地參加抗戰文藝生產活動。關於這一種大眾工作，也自然要我們具體地作上一番計劃而有力地執行起來的。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底確地，是一個偉大的開始。今後，我們就是要從這偉大的開始出發，有力地跨向前去，以完成我們的文藝在民族革命的戰爭中所應有的偉大的任務。

祝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

羅 燕

文藝作者應該說是最喜歡「自由」這門名詞的，由於過去多少年代多少文人爲了爭取「自由」，不惜犧牲了生命的故事，爲我們做了最好的證明。所以愛好「自由」可以說是成爲一個文藝家的基本質了，無論每一個作者都有着獨特的思想範疇，但這種愛好「自由」的氣質却是共同的。

然而，也正常常因爲了這種特質的存在，使他更缺乏一種有組織性的集團精神，所以過去就很少有一個大規模的文藝家團體。但是這緣故倒也不全由於他們「愛好自由」這種特質所阻礙，乃是由於一些人把「自由」的範疇局限得太小，太狹窄，而變成了個人自由主義的發展，這種發展越趨大，給予團體生活的阻礙便越多。因此，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就常常受着這種影響。二十年來文藝作家所有的便是個人自由主義者和派主義者交替着支撐「活動」的門面。然而，我們也看到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已然在建設着它新的基礎：爭取集團底，民族底自由而戰鬥着。但是不幸的，它遭遇到日本帝國主義及舊的歷史勢力的壓迫，而不能很順利的生長起來，這些原因的積累，却使「文人團結」變成很困難的事情了。

近一年來，由於新的環境的成長，文藝家要求團結的聲音，也漸次廣泛起來了。而這種要求却正是由於「愛民族，愛自由」的條件所規定了的。過去，我們可以從各地的文藝家組織的宣言中，知道

他們全都是「愛民族，愛自由」這口號做爲號召的。

我們必須明瞭，要召致一切作家走到一個集團里來，那就必須要有個明確而能統一目標的東西作爲這個團體的號召，才能有力量，才能有效力。在今天，發動了爲民族獨立自由生存的抗日戰爭，必須號召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來參加這神聖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在國內，日來號召的

對全國文協的一點希望 乃 超

我們知道中國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差不多都被拋在文化生活的圈子外面，他們是農民，是工人，是勞苦的大衆，也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創造者，然而文化的享受在實際上却對於他們是十分的無緣。他們只能够在極稀罕的機會中，通過舊的鄉土藝術，口碑文學，以求靈魂的慰藉。然而，這些落後的藝術形式，裝着的只是陳舊的內容。這種文藝只給人民以超現實的安慰，或者干脆的予以麻醉，說到提高他們精神生活和民族意識，那是不可可能的。在我們文學的這獨特

唯一的目標，就是一「抗戰」，就是一「爲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發動的全民抗戰」。毫無問題的，立刻使這聲音能廣泛地傳到全國，正是由於要求的，一致的緣故。

這回，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了，在這面大的旗幟下邊，全中華民族的文藝工作者，爲了祖國的解放，爲了民族的自由這一個最大的目標，團結起來了！從此，我們的筆將和前線戰士的鎗一樣地，爲了消滅摧殘文化的日本強盜侵略者，集中起來，完成文藝家在民族革命中的最高任務！

謹此祝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漢口。

沙心，加 們在「抗戰」這需要我們有計劃的搜集及研究以住的民間文學，批判地接受這些文學遺產，窮究其起源及發展過程，然後以新的創意加以改造，並積極獎勵新形式的新作品。這一工作需要許多數對於這些舊有作品有興趣的作家和原來從事這種創作的作家們，共同工作的。對於這一工作，我們必須加以正確的認識和正確的估計，如此，通俗文藝方能成爲一種現實的運動。作爲文學革命的潮流。這一工作是需要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積極計劃及提倡的。

「抗戰到底」的全體！「犧牲到底」的決心，無人得寫文章指點幫助有志的青年記者」。

我的意見

我最近寫了適合全面抗戰的採訪與報導，新聞陣地上的人事配備能以完善。

我覺得戰地新聞今後主要來源仍然是在戰地記者身上，所以，增加來源，適應戰地新聞的內涵，那是在戰地記者身上設法改進。

選定記者技術條件上着手我以為，一個記者：一、身體強健，能吃苦，有郊外鄉村，農工商學生活經驗，常識豐富，胆量充足。

二、有軍事知識。

三、對敵軍部隊及其國情有相當認識。

四、能騎馬，騎自行車，游泳，打槍。

五、文字流利迅速。

六、電碼熟悉。

七、善於接近各色人等。

這都是戰地記者的技術和條件，當然不一定每個都具有這種條件，又是。每個戰地記者應該向這方面前進的。

此外，對於新做記者的人，團體與新聞界前輩應該幫助他們，無論在前方在後方，刊物，應該會一籌委，講演會等，都是幫助他們的好方法。

目前抗戰來看，拖死日本以爭取反攻勝利的決戰是我方可能的前途。

實現前途的是人民力量更無阻礙的湧入抗戰洪流中，無限的人力物力，廣大的原野之中國足以摧滅日本在蘇俄燃起的魔火把一萬四千萬淪陷敵手的同胞救出來。

構成這遠景的是士兵的槍，百戰的手，記者的筆。

希冀每個青年記者能在前方陣地找到崗位，而且善於在士兵，下級軍官，傷兵，兵站人員，戰地工作者，軍醫，之數中找到千百萬新聞通訊員，以這些通訊員的關係，普遍的反映出抗戰的基層實況。經過難民的口述手寫，收錄到敵軍佔領地方城鄉後的殘餘野獸行為，以及敵軍步備動向。最好攝影，與配速聯系起來。

最後希望三月底的全國新聞學會會議能以成功作為戰地新聞與戰地記者充實適應的第一步。

啓事：

◆柳風先生：請示最近通訊處。

◆徵求本刊刊報若干冊，每份酬本刊四期。

◆徵求魯迅先生銅印到郵惠支銀第一冊，請自已說明要少酬報。

廣告：

時調 詩人的半月刊，已出五期 穆木天、鈞金主編

戰地 活潑的戰地文藝半月刊，丁玲、舒群主編

文藝陣地 新型的抗戰文藝半月刊 四月十五日出版 卞仲耘主編

反攻 介紹東北戰況的唯一半月刊 東北救亡總會主編，已出四期

「這是新聞界中自己應該提出設法解決的問題，我會為此組織一個「青年記者戰地採訪團」，可是由於我自己流動與一部份主持人也流動的關係，這團還沒有做出我們計劃做的事情，在這月底，全國第一次大規模的新聞學會將在漢口開會，這是有上海，漢口，長沙，廣州，昆明，重慶選派，星加坡，等十多個單位參加，我想，這個學會在這次大會中（一）應該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執引機構，（二）應該組織一個戰地採訪團，吸收通訊社，報館記者以外從事新聞工作的文化人來從事戰地採訪工作，合理的分配地區，供給經費，介紹關係，使前方的多餘與後方的缺乏能以抵消，熱中於此項工作的能如如，（三）辦一刊物，請新聞界老前輩蒞臨同蒞，陳博生胡秋之張華雲王芸生等以他們的熱心

陰謀的敗北

錫金

——為高爾基復仇

在黑暗的路線上，
人們格外感得北斗的光芒；
在低氣壓的海空，
人們聽海燕的歌格外嘹亮；
痛苦的經驗，
永遠在記憶裏不會消亡；
一個偉大的熱愛的生命，
被無恥的陰謀所毒殺！
全世界的悲痛的胸懷裡，
遺損失無從補償。

高爾基——
偉強的活在人們心裏，
高高舉着火槍似鬥爭的旗幟；
在戰鬥的路上，
是所向披靡的鬥士！
灼灼的火光，
照耀着黑暗的每一角角落；
使全世界的眼睛，
看見了自己的悲慘的生活，
和自己的絕望的命運。
屬於俄羅斯的偉大的聲音

也屬於全世界，
聲音揚播在每一個工廠，
農莊和城市，
輝煌的言語
在鬥爭中鼓舞了一切人民。
揭開了人類的希望和夢想，
建立了信念，決心，
也授與了無限勇敢和力量；
還有力的堅實的心靈
是從痛苦裏成長，
所以牠就懂得痛苦。
再沒有一個詭騙得了他，
拿起筆，拿起思想，
他仇恨，他愛，
他堅定地，勇敢地，
戰鬥了一生。
世紀的狂飆吹起了，
他是一支革命的火種，
燃着了所有的痛苦的心
「武裝起我們的頭腦罷！」
武裝了的頭腦，
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如今，伏爾加的河水不再鳴咽

貝加爾湖籠罩着喜樂的光輝
德涅布也開始沖激奔騰
俄羅斯的跨越世界的歡喜
已把世界照得通明。

新的歷史
又灑上一片慘傷的血印！
光明的鬥士
在無比的沉痛中
離開我們了，
是被無恥的陰謀所毒殺！
誰是劍子手！
他，布哈林，這罪徒！
他，托洛斯基，這惡棍！
誰是主使者？
他，希特勒象徵着的這羣
法西斯的畸形兒！
他，那腐爛得發臭的
最後的「舊制度」！
從「召回派」裏跳出來的
布哈林跟不上列甯的脚步，
跟不上史大林的脚步；
也變成一個野心家，
一個十足的落伍者——
變成新社會制度的仇人！
在偉大的十月裏，

勾結了破產戶的……（社會革命黨）！

擲起「左派共黨」的招牌，

要推殘一支新芽的苗子；

其日謀害列寧！

丟失了一切的理性。

可怕啊，

是怎樣的一種破滅的瘋狂！

「打倒史大林！

必須殺死高爾基！」

他伸出了他的罪惡的手。

蘇聯轉和金黃的變化重。(二)

終被正義的世界所唾棄了的

傲慢的丑角托羅斯基，

真像一袋糞子，

現在正被法西斯的眼簾掃。——

完全喪失了銳力！

再也弄不出「第十個答案」來。(三)

馬克斯，恩格爾斯

豈可像他那樣活到生存？

歷史粉碎了他的言語

真理不是唾液可以潤濕的泥塊，

豈能該他恣意地放在手裏自由捏弄？

如今，望望蘇維埃聯邦那的慘痛生活，

單獨建設社會主義並非不可能。

世界革命者不斷革命者；

到那裏去了？

在德意志的「格斯塔波」裏，

和日本的亞洲特務機關裏。

執行着一切的間諜，陰謀和暗殺，

連牛羊羣裏也要去製造瘟疫！

開始便是列寧思想的叛徒，

無奈信口開河總沒有人要聽；

「消滅史大林！

先消滅高爾基！」

他橫了他的狠毒的心。

高爾基死在陰謀裏！

可恥的卑劣的陰謀，

不可饒赦的陰謀！

要在進步的路上劫奪人類的光明，

將一切的革命全破爛，

文化也要滅盡。

殺死人類中的正義的歌手，

正是夢想要解除人類頭腦的武裝；

好肆行他的惡行。

為高爾基復仇！

他活着為創造真理，

是怎樣地艱苦地戰鬥了過來，

現在又為真理犧牲！

我們的哀悼應該停止了，

如今激起的是火似的憤恨。

收起淚滴罷，

陰謀者就在我們身邊，

到處咕咕地叫着，

隨時露出猙獰的臉形；

復仇去！

打倒人類的仇敵！

不能有一個疎忽，

禍害迫近了。

再不撲滅陰謀，

那罪惡的血手已伸近我們！

雖然黑暗隔淺，

光明終還是熾然地不會消滅；

陰謀雖然惡毒，

真理終還是屹然不會改移；

高爾基不會被殺死，

他活在每一個已經武裝了的頭腦裏，

陰謀者的大敗北！

看復仇的火龍舉起來，

陰謀者將再向何處逃避？

無論他躲藏在何處，

人們也將把他提出來，

讓他溺死

在自己的罪惡的血泊裏！

——三月二十五日，漢口

註：(一)托羅斯基的自傳裏自己記載着：他有

一次曾穿了一領一年級的制服，掛着

繡帶，綴着金黃的髮形章，十分揚揚

得意。不料走過一個約十三歲光景

的又高又瘦的小工人身畔時，却被那

工人鄙視地用唾沫啐在他的肩膀上。

(二)列寧會說，托羅斯基能够完善地建立

九個好的答案，但第十個就會把全盤

弄糟。

高爾基塑像的討論

法譯自文學報

在蘇聯的三個城市，一一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爾基城將要給高爾基豎立紀念像。

因為政府宣布的紀念像設計展覽期，與作家們的「製作談話會」相配合，高爾基的作家們請求協助尋求偉大作家形象的正確藝術解答。

響應了這個號召的，有伊凡諾夫，巴甫連科和奇爾諾夫。

巴甫連科說：高爾基的在民間獲得了口碑的讚揚，最後他說：

——在雕塑尋求高爾基的形象便是建立一個民主主義者的作家的形象。

——當我想到高爾基的形象，在雕塑裏的時候，——奇爾諾夫說，——我不自主地想出一個片刻。這是在一九〇五年，在珂米薩爾介夫斯基戲院裏，排演高爾基的劇本「避暑的人們」的時候。看廳分成了兩個陣營。革命的青年擠滿了廂樓，歡迎着自己的作家。正廳裏的布爾喬亞觀眾憤怒地打着口哨子。發生了騷亂。忽然間，在開幕之前出現了高爾基。他站立着，高大的，挺直的他用眼睛環視了看廳，於是他的目光之下，敵人們便滾滾下來。這便是我所想的高爾基塑像：一個勇敢地睥睨着敵人臉孔的鬥士。

在雕塑家和作家們的談話會上，出席了幾位從西班牙來的客人，其中有一個——著名的革命家維多利亞。奧斯本。西班牙女英雄奧斯本的半身像便是他塑成的。維多利亞奧斯本把它帶到我們國家來作為贈品。(A. O.)

救亡運動在前方

★ 白 權 ★

自從一月末明池河的爭奪戰開始，敵人按照原定的打通津浦兩相繼告急，這說明了敵人欲橫掃華北，完成其第二期侵略計劃。因此第三戰區的東戰場，就顯得重要。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好使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來組織民衆。因爲從過去半年抗戰得來的寶貴經驗，誰都知道動員民衆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第三戰區的民衆，在兩個三個月當中，民衆已逐漸動員起來了。

自蕪湖進杭州三四百里的戰線，所阻於敵人後方及兩方的英勇游擊隊，就是民衆動員的具體表現。宣城、郎溪、廣德、涇水各失陷了的城鎮，農民大衆都不曾跟着軍隊退却，留在自己的老家，集合了僅有的土槍，與敵人拚命。就是戰區內最近前線的許多地方，壯丁們都被召集起來，受着緊急的訓練，大家暫時放下鋤頭，刀鋸，參加到保衛家鄉，保衛祖國，偉大事業。

法組織起來了。皖南各縣都出現了不少的戰地服務團，吸收各地流亡的知識份子，做組織民衆的工作。我們的屯溪，這回舉行個規模頗大的「軍民聯歡會」，就是當地服務團產生後的第一次成績。記者約了一個朋友去參加，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沿着河岸，跑了不遠，過度石橋，石橋後便是屯溪鎮。岸上的楊柳已抽出新芽，茶褐色的枝上，雪粉似的點染着可愛的小綠點，春天到了！每天早上，遠近的山林土屋，都迷漫在乳白色的煙霧裏，融融洩洩的江南景色，真使人可愛。這樣可愛的大地，怎可以讓敵人奪去！在附近戰區的通過城市，城鎮的每條路——公路——都起了變化，民族的血液——軍隊——在那兒活動着。一切的嚴肅工作，也在那兒發芽了。在屯溪這個以販茶出名的小市鎮中，情形也顯得緊張。鋪子裏的貨物空了，是給往來頻繁的軍隊買光的了；有些鋪子半掩着門，好像不願做買賣，有些却索性關起門來了。武裝同志在這個房子門口看得到，在那個門口也看得到，但那一個門口都沒有絲毫兒標誌或符號。繁雜的街道上當着掛着布藍，牆壁更貼滿了服務團的

標語和中央社的一陣中聲報」。這些就是戰時的戰線品，前方城鎮裏的一個素描。

軍民聯歡會在此地舉行是第一次，實在演藝活動是十分需要的。這一回軍隊發起，邀請當地文化機關參加，也可說是一個極大的抗敵宣傳大會。三月三日白天在鎮上惟一的大戲院——勸業場——舉行了一個「軍民聯歡會」的儀式，由參加的長官，民衆代表分別發表各種激昂的演說，情緒緊張而濃厚，這裏就不表了。

真正的聯歡是三，四兩晚的游藝會。節目由軍民團體自由參加，以演劇爲主。第一晚演的是「血和淚」演好「血酒蘆溝橋」，第二晚演的是「放下你的鞭子」「難民曲」「手打擊者以打擊」，此外還有歌謠，和一些有趣的節目，如「救亡魔術」「愛國聯誼」等。戲劇的演出因乏特效與訓練，成績總不算好，但也不致大失敗，然也收得相當的效果。

一個十分簡陋的戲院到下午六時就擠得水洩不通了。黑壓一團，在暗淡的燈光下面看過去，好似一個廣漠的人海。戲院門口站着兩個戴鋼盔，上刺

刀的咄咄武士，親切地和我們行禮。一個個紅臉
騎樓軍的副官，領我們到最前面的官長座。我們一
看老百姓和兵士們渴望要看戲的情形，也不覺興
奮起來了。

坐在周圍的軍人們，有些是前線退回來，有
些是快要補充到前線的，還有農民，店員，小有
產者，他們都急切地需要精神的武裝，這個軍民聯
誼會的意義是多麼大。

游藝開始了。首先是歌詠。接着洋溢全場的黨
歌後，就來「義勇軍進行曲」，馬上「起來，不願
做奴隸的人們」的歌聲，震動着每一個人的血管。
男女戰地服務團員唱完後；就來一班民衆自編訓練
班的歌。那一拉起，真會使你時生出一種異樣
的感覺。爲什麼呢？因爲站在台上的出乎意料之外
是一班剛放下鋤頭，刀鏟的老百姓，他們的老家給
敵人搶了去，老遠從上海，南京的鄉下跑來受訓的。
「民衆自衛訓練班」也是戰地服務團工作之一，
是先由戰區的民衆訓練出一個幹部來，然後派他們
回鄉去組織各地的民衆。此地的「民訓班」已辦到
第二屆，有百二三十人。你看，有些穿着破舊的軍
服，有些還是老百姓一樣的裝束，腳上手上尚粘滿
泥土木屑，在平時，這班傢伙祇合唱兩句小調二簧
，現在却登在舞台上，當軍民面前引吭高唱「領袖
歌」「鐵血歌」「從軍好」，我們聽到一種不尋常
沒節奏的歌聲出自十幾張與帶得響亮的嘴吧，更聽
到「從軍好」一歌引起了全場軍人附和，屢成一種
雄壯的吼時，真感動極了。

記者要特別提出來談談的「救亡魔術」與「愛
國諧談」兩個有趣的節目。魔術與諧談都冠以「
救亡」「愛國」的時髦名稱，不會笑掉人的牙齒嗎

？且慢，我們看到這兩個節目吸引大衆力量的偉大
，同時收得的效果實不少，就感覺到做救亡宣傳
的，可以選採到種種手段，祇要能在效果上著想。
所謂「救亡魔術」原非幾套很平常的把戲，首
先來一套「斷線絲帶」的玩藝。一根帶子給火燒斷
了，魔術者接過手來就把它弄得完好如初。魔術者
這樣地加以解釋，加以煽動：

「諸位愛國同胞，我們的祖國萬衆一心，
，好像是這條完好的帶子，你們誰都可以看得
到，沒有一些兒破綻。要是有一些兒破綻，就
會斷了，分離了。現在日本鬼子更逼害我們，
使我們團結的心，破壞了！日本鬼子是一朵
火，燒斷了這條帶子！好！但是別怕，燙好才
會作敵人的順民。讓我來接好這條斷了的帶子
。同胞，我沒什麼大本領！奉勸諸君一句，祇
要彼此齊心，帶子就會像我們原來的樣子，萬
衆一心，完好如初……」

斷了的帶子到魔術者手裏，果然接續得完好如
初了。人們，奇地看看接續帶子的把戲，無形中得
了一個「團結」的深刻印象。

後來又來一套較爲複雜的把戲。把初火燒了兩
張紙，馬上變成兩條紅線手帕，紅線手帕在魔術者
手裏一搓，指縫中發現了一條小繩子，丑角從這面
一拉，拉出了連續着的十二面小旗，小旗逐面的發
現時，人們可以看出旗面寫着不同的標語：「打倒
日本帝國主義」「不買仇貨」「抗戰到底」「擁護
領袖」「中華民國萬歲」等魔術者復次強調其
內容，加以解釋，煽動，於是一串串新鮮的標語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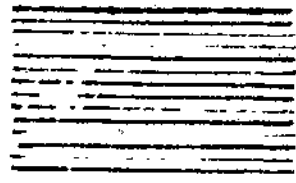
於新奇的現象打進每個人的心坎深處。最後這十二
面小旗在魔術者手裏又搓成一個圓，一忽兒變了紅
色，那圓來一看，是兩面很大的國旗和黨旗，當中
還有一個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像，像下面寫着「三民主
義就是救國主義」。看到這動人的現象，尤其
看到中山先生，羣衆的心興奮的不可復遏，歡呼雷
動齊聲叫了三次「中華民國萬歲」！

這樣受感動的羣衆我是未見過的。爲什麼「救
亡魔術」會收得這樣的效果呢？因爲魔術本身吸引
羣衆的力量已很大，同時魔術者煽動起羣衆的情緒
，那宣傳的目的就達到了。

「愛國諧談」也是一種最通俗，最引人入勝的
宣傳手段。戲劇能够使人笑，諧談能够使人笑。與
與笑都是人類感情最衝動的高潮，對外界的感受儘
是特別大的。這回主持「愛國諧談」的先生也頗會
戲得得體。他會從人人所熟習的生活形勢中，鼓勵
民衆當兵，打日本鬼鼓勵民衆買救國公債，繼將救
國，鼓勵民衆擁護政府，爭取最後勝利。最後他唱
一枝「大鼓詞」，描畫出一個張北的漢奸的醜態。
他很受羣衆歡迎，使人們在不絕的狂笑中，還不覺
地含着辛酸的苦淚。

這軍民聯歡會在極度興奮之情緒下，在喧嘩
號的歡聲中就閉幕了。這是戰區內軍民的眞切的體
手。在軍民隨成的雄聲中，我們的心好似衝破了雲
字間的一切，我們舉起千只拳頭，好似已經衝到
敵人的胸腹了！

在日警察署中



馬耳

“亞呼方東”載，語界世為文原文此
(Voce EL Oriente) 雜誌。

在六月二十五號(一九三七年)一清早，當我剛起身，站在窗子旁邊向東吸那潮濕的仲夏早晨的新鮮空氣的時候，樓底上聽得有人敲門了。那時我那兩個年老的房東還在他們的睡夢中。我獨自披著睡衣走下樓來，把門啓開了。右兩個黑黑的小胖子，穿著黑色的西服，在門口站着。一個藐視地把我刺視了一眼，另一個發問：

「你是X先生嗎？」
這聲音是聽得很自然，一點兒也不拘泥，看起來，似乎他們認識我已經很久很久了。

「是的」我用日語回答，「你們要找誰呢？房東還在睡覺呢。」
於是他們不問是否准許，就推門直入了，走上

樓，一直到我的房間內去。尤其是奇怪的，他們開始搜查我的東西起來。像神經質的老鼠食糧內尋找糧食一樣，把我的書籍和一些草稿東丟丟，西拋拋；一個亂翻我的書和雜誌，另一個則檢查我的抽斗。以後他們就像獵犬一樣嗅着日本人用作被臥的箱子和匣子的櫃櫃。同時他們又知道我打開我的衣箱，他們來檢查。一個把我那些覺得好好的衣服翻開，把手在那些衣袋內亂攪。另一個則用開水盥盆，換換成另星物件的小匣子等等。像這樣的搜查繼續有兩點鐘之久。他們收集了一堆照像器，世界的書籍和雜誌，英法以及中文的刊物和書籍，朋友們寫來的明信片信件等等。他們把這些東西帶走了，但還不夠他們要我也一起去。

「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好奇地問。
「到警察署去，我們是便衣警察呀！」
這時他們才把警察證給我看。於是他們笑了，很有意氣地相互微笑。這笑是很陰險和刺人，帶有圖利和勝利的意味。

我於是引到離我寓所不遠的一個分警察署去了。在一個小小的房間內我坐了下來。門口，那兩個秘密警察在抽煙，默然地，一會兒掉頭望望那扇窗上的幾根打屁股的竹根和擊毆的橡皮條，一會兒從桌上亂雜地翻我的書籍和信件。我儘量地使自己安靜，不要失去我的幽默(Pettiness)。我知道得很清楚，在這個法西斯的國度內，沒有什麼人權，尤其是對我們這樣的中國青年。我們是任意被別人侮辱的像沒有家的流浪漢一樣。

將近半點鐘以後，忙忙地走進來了一位圓臉

的矮胖子，手裏提着一個皮包。這個矮傢伙——我怎樣來描畫他呢？關於他的身軀：矮小，肥胖，而且——我說過了：圓臉皮。至於他的頭呢——倒有趣了。他是有點圓圓的，頭頂西瓜形。幾根數得清的稀疏的頭髮，用了芬芳的Pomade油，身很美麗地在頭上分開的。跟這相映的，是他那一對黑而濃的眉毛和一個大而塌的鼻子。

他的形狀充分地表現出他是一個笨傢伙，然而他儘量地把自己裝得敏捷，甚至於這這那那，他自己看起來像一個極有能力的檢察官。像公事萬分忙的樣子，他匆匆地放下皮包，喘一會兒氣，向我投了瞥了一眼，於是坐下來。

「談話是不准許的哪！」
他對我說話了，沙沙的聲音。
我奇怪起來，同時也驚訝起來。我問我自己：未必偵探偵查是來檢查我的檢察官不成？我并無罪過，我也沒有破壞日本的法律。怎麼一回事呢？這些秘密警察，尤其是這肥胖的矮物，是把事兒還要認真地幹起來！

在我好奇地思索的時候，這矮胖子就用他那沙啞嘶啞的叫聲，打破了沉寂：
「Come, Ohe! 聽到了沒有？」

Ohe. 是在日文里面一個代表「你」字的最不尊敬代名詞，是主人對奴隸或僕人用的一個字，現在則是由丈夫用於妻的。我覺得非常憤怒，因為我並非小偷，也不是一個強姦者。

「為什麼把我弄到此地來呢？」我反問，「我並沒有犯罪呀！」
矮胖子的臉立時泛出血紅來。他的眉毛一上一下地掀着，眼睛也睜得圓和大了。那兩個像獵犬似地圍攏着我警備的警察，也掉過頭來惡意地訂着

我。

「Omne……」

「因為這股勁兒，這胖子幾乎說不出話來。他站起來，伸一個生滿了黑毛的拳頭給我；黑筋在毛皮下跳躍着。看到這種情景，我立刻就記起來了，我是在日本的熱帶暑熱面，我是一個支那的青年；於是某神 Good-Hammer 又使我平心靜氣下來。」

「那嗎，你要問什麼呢？」我說。

「把你所認識的日本朋友的姓名和住址寫給我吧。」

「我怎樣寫呢？我認識有幾十個日本人，關於他們的住址和姓名我早糊塗了。但是我依記憶所及寫下幾個了。」

「這不嗎！你，你這說謊的傢伙！」

於是他從牆上取下那根大竹根，緊緊地攥在手裏，掉頭來，像老爺爺似地圍地睜着他那副眼睛，又依法官似地緊閉着他那兩張厚嘴唇，盯着我。看到他這副人工做的面孔，我不禁要大笑起來。可是我懂得這根竹根的意義是什麼。

「說真話，我是忘記了。」我低聲下氣地說。

「不會的！叫作T的傢伙……」

他現在居然對我暗示名字了。這名字我是幾乎忘記了。在這矮胖子的銳利的視線下，我思索又思索，結果我想出來了。這是T.K.君，語言學家和「世界語文學」雜誌的編者。於是我只有把他的名字寫下來了。

「還有其他的。」

「再沒有了，」我說，「我說的實話。」

這團杜皮檢察官似乎已滿足了；他在我對面坐下來，把竹根放在旁邊。

「Omne……」

他又待了一會兒。他遞一根紙烟到口里，微微閉着眼睛點起烟來。吹了一會兒烟——這烟在空中像蛇似地蜿蜒着；把這烟忽然地熄了一會兒，這矮肥的檢察官開口了，把黑眉毛向上撇了一下：

「你，你從那兒得到你們運動的基金？告訴我實話。」

運動的基金！有趣但是惡意的問題。我從沒想到，這矮胖子會發這樣的問句。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中國青年，不屬於任何一黨，也不是一個間諜。

「我不懂得你的問句，」我說，「運動基金！我不知道這回事。」

「你這可惡的少爺！」

矮胖子發起火來，站起身，握了一個拳頭，順手向我頭部送來。旁邊坐着的兩個秘密警察都笑了，刺人和譏諷的笑。

「你是共產黨是不是？」這胖子向我吼起來。

「不是。」我說。

「安那其主義者？」

「不是。」

「人民陣線者？」

「不是。」

「可惡的少爺者！」他要打我了。「我已經得到了證件，你是不能裝作白！」

「那嗎，主要求你給我看看。」我說。

他在那那皮包內摸了一會兒，用出了一摞文件

和一封由那信封上的筆跡，我認得這信是我寫給N君的。N君是一個畫家，翻譯者，在改造社內

而幹事的。我奇怪起來，這封信怎麼會落到這位矮

胖子的手里呢？未必是N君被捕了嗎？那末是爲什

麼呢？

這矮胖子不讓我看那封信。他指一手指字，

指，里面記載着許多的東西。他指一手指字，

同時說：

「你看，你所寫給N的東西。」

天啦，他們已經把我用世界語寫的信件成了日

文。

那行字是這樣的：我儘量地促成你們和上海方

面交換宣言。

「你們的宣言內容是什麼呢？你信上所說的，

告訴我實話，我立刻就放你。」

這矮胖子檢察官現在來誘我了，像三歲的孩子一樣。

我當時覺得事情太妙了。宣言是從哪兒來的呢？我們從來就沒有討論過關於宣言的事情，因為我在日本從來就很少談過政治。

「在給N君的信內，我從就未談過什麼宣言的。」

「我不怪起來。」

「你現在還在說謊嗎？」矮傢伙怒起來，「你自己看你的信吧。」

於是他把那封信給了我。是的，我寫給友人N

的那封信。我讀。是這麼一回事：

N君準備把「世界語文學」(Esperanto Literature)雜誌繼續出版起來。這雜誌原是由T君編的，停刊已好多年了。現在N君打算在春天再出版。

爲了推廣銷路起見，N君曾和我商量在國外多登廣告，我就答應找上海的世界語雜誌和交換廣告

(Reklamo)。現在，日本警察廳，把「廣告」這字

譯成「宣言」了。

「先生！」我叫起來，「你們把廣告這字錯譯

成宣言了！請你再把信讀一次吧。」

這個矮胖子的檢察官，官味十足地把他那副小眼

請任我那封信上讀了好幾次。大半天不出話來。從他那種預預的神情看起來，我知道他是完全不懂得外國文的。

「那嗎，你現在明白這回事了，」我說，「你已經把這信讀得很清楚了。」

「哼」他縮了縮眉毛，歪了歪那個厚唇嘴巴，「你又在東扯西拉！」

實際上呢，他是表現得非常拘束不安的。他是把關於「宣言」的這件事詳細追問下去呢，還是不呢？對於這位矮胖的檢察官，這的確成了一個難題了。

結果他丟了這個題目，來審問其他的事情。把眉毛縮了兩下，同時像法官似地做了一會兒歪面孔，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好像他是因公事而累得了不得的樣子。撿了撿他那對小眼，他開始翻他的筆記簿。

偶然地我翻到了他那筆記簿裏的某行字。是非常有趣的：簿子里面記着有許多中國，朝鮮，日本和歐洲世界語學者的名字。在這些名字之中，還有「L.先生」的名字。這使我非常生興趣。L.先生是法國一個中學教員，我認識他不過兩個月光景；他這次是得了法國政府的養老金，打算到日本來過一生的。現在好了，他的名字也登了錄，將來花樣一定繁多。除此以外，還有關於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的記載，說是這學會乃一個抗日的機關。我那時候，這「矮胖傢伙」是專門來對付世界語學者的嗎？然而他幹嗎的一點兒世界語也不懂呢？

「告訴我，」他下令了，「你們中華留日世界語學會是怎樣活動的？你們要送代表到上海去慶祝世界語五十年紀念，是嗎？」

「我是時常去中華留日世界語學會的，但是關

於派「表這件事，我沒有聽見過。」

「你怎麼不知道呢？」他很憤怒地把他那小小的，但很胖的手，在桌上拍了一下，「別的人已經認了。」

別的人。他們是誰呢？我當時想，未必中華留日世界語學會的人都被抓去了不成？也許N君和T君，這兩位中國學生的朋友，也被捕去了。由我寫給N君的信被日本警察拿去了的這件事看來，我證明了我的推念是對的。

這位圓肚皮的檢察官又拋開了這問題，看起來似乎他還有許多更重要的來問。因為他又在匆匆忙忙地摸他那個小包。他拿出一個筆記簿，取出自來水筆，似乎疲倦地吁了一口氣。

「告訴我，」他惡意地向我瞧了一眼，「你怎樣認識N的。」

關於這問題，這矮胖子是非常細細的。他問，我是怎樣和N君交換名片的；和他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是怎樣微笑的；我們到現在止會過幾次面，是否交換過印刷品，如果是的，交換了多少，等等。於是我就敘述：我和N君第一次交換名片的時候樣子是怎樣的；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的微笑是怎樣的；我們相互的印象是怎樣的；以後是時常見面的。

「呀，對了，是時常見面。」矮胖子用兩個指頭敲了一下桌子。「見面的時候談些什麼呢？」

我說：見面的時候談的範圍很廣，如日本的天氣是很好的；我高興吃「米索湯」（日本人日常吃的一種湯）；在日本我沒有看見黃狗過；不過N君說日本黃狗是有的，不過很少在街上走……；同樣地他要我說出和T君的關係來。我也說出了跟這幾乎差不多的話。這位檢察官看起來對他的

工作是非常認真和熱心的。他一字不漏地很當心地把我所說的一切都記了下來。我已經說過了，這天是六月二十五日。汗珠從他頭上晶晶地滴了下來。他把筆向桌上一擲，長長地呼了一口氣。那本筆記簿已經塞滿了字了。

「咳」他翻翻那本筆記簿，點了一支香烟，「你為什麼不談談你和他們的政治關係呢？現在告訴我你到日本來的任務吧，同時你們運動的現狀。」

這問題實在不好回答了。我是剛剛從一個中國的大學出來的學生，而且我學的是外國文學，誰給我的政治任務呢？我儘可能地使他了解，我不過是一個極簡單的青年，並不是像他想像中那樣嚴重的政治家。然而我的一切口舌都是白費了。他咬定我是一個政治活動家。我問他，能有什麼法子證明我是這樣的一個人呢？但是他反問一句，他有什麼辦法證明我不是的呢。這問題越弄越麻煩；空氣也變得緊張起來。幸而是天黑了：已經是下午六點鐘。

「來吧。」他站起身來。

「什麼？」我問

「跟我來！」

於是他帶我到辦公室去，和一個大胖子低低地說了幾句話，便急急忙忙地捉着他的那個公事包走了。其他的兩個偵衣警察，抱着我的書物和信件，也跟着走了。後來我才知道這位矮胖了真是東京總警視廳外國部派來的「檢察官」。

「來吧。」

那個大胖子把我向下面引，走下了三層樓，到了一個黑暗的地方。有幾盞二十五支光的帶燈在鐵欄杆後面亮着，那是地下室。

(待續)

轟炸下的徐州 (江蘇通訊之二) 鮑雨

徐州是津浦膠濟兩路之相交點，無疑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敵人拚命地要趕快攻下他。自從韓復榘爲了要「保全實力」放棄濟南以後，馮玉祥即退，那時敵人一方面向正面進攻，一方面在兩段進攻，又一方面攻濟寧，預備取臨山將徐州包圍。不必說，那時徐州已相當地危急了。誰也知道徐州若失，津浦路即被一斷，同時臨海路又被切斷，關係非常重大；但自從不而退的「韓青天」被正法處死，同時李司令長官官部隊參加配備以後，一連地給敵人幾個重大的打擊，已將敵人的夢想打得粉碎了。

交通便利，促成市而繁榮，徐州的附近，並不減於往常的熱鬧，這熱鬧，雖然一半是由各方逃難的人們會集而成，但還是略形的；我們應注意的是抗戰集會是怎樣的蓬勃，民衆運動是怎樣的熱烈。

本來徐州一帶的人民，大都有着落後的思想，委實的性格，尤其是一般農人，他們的生活非常簡單和樸實，吃的是粗的糧，穿的是粗的布，睡的是高梁杆，他們拉大便，不用草紙，把高粱桿劈成片，拉過後把它夾括一括就完了，看了這，就可推想到其他

他們聽到一句話說得不對時，也許會罵一聲：「夷你姐」，但只要你稍稍和他接觸一下，就知道他們是多麼的老實，勇敢！

我聽說，保衛蘇北，要使蘇北的人民都起來，徐州海區人是勇敢最健壯的突擊隊員。

自第X區青年學生軍團招生以來，不上一月，已招有四五千人，這巨大的訓練組織，都是年輕的知識份子，最使我們欣慰的，內還有數百女同志。訓練時，依程度的高低來分班級；訓練科目，大別別有軍事政治技術等科；畢業後分發戰區各部隊幹政訓工作，裡面的學生有三分之一是由別的省份或江南方面的流亡青年，其餘的都是蘇北青年了，據我所知，單是蘇縣一縣，被錄取的人數就有四百五十，內有七八十個是女生。一個青年因有病，未被錄取，回家即自殺，遺書一封：「……我痛恨自己未將身體好好保重，及到現在要幹救亡工作，纔知道身體已壞了，但後悔也來不及了，要知道不能工作的非特是廢人，並且是「害人」，所以還是結束這一生，省下的糧，多奉養一個戰士吧！」

一個悽風侵襲的夜，我在運河

站，上到徐州去的難民軍的當兒，幫助了一個婦人拿上一件行李，這位婦人因此非常感激我。上車後，她把一個鋪蓋放平了我和她一同坐下。我當時手裏只有一隻手提箱，不能當椅坐，車廂內又無坐凳，我也不客氣地和鋪蓋肩坐下了。

這是快送車，車廂內有着一盞綠燈，同鬼火一樣的慘慘。綠光映在每個難民的臉上，身上，他們真像鬼一樣地可怕。和我一一起坐的，樣子倒不十分難看，衣服是灰布棉袍，頭髮很整齊，像新剪後的樣子，臉孔白，只是一雙腳上的鞋子，塗滿了黃泥，臨時常把衣服的下擺去遮掩，我們起先先相對地看了幾眼，在她一雙細長的眼波裏含着滿滿的熱淚；接着我們又相對地笑了幾笑，在她的笑容裏，孕藏着無限的淒慘。後來因着車身的顛動，我們不禁身子對身子互相碰撞起來，漸漸地坐穩，靠緊了。我們互通了姓名，我從她口裏聽出她是揚州人，年齡在二十五歲上下。

「你的家是揚州嗎？」我問她。

「是的，娘家婆家都在揚州。」

「那你就是在揚州逃出的嗎？」

「是的。」她只回答我這兩個字。那時她要緊將嘴皮咬緊；否則，她要衝出來了。

談話停了一息。

「你預備到那裏去？」

「徐州去……」說着，她從袋裏摸出一份徐報，把報角拭一拭即淚，接着把報展開，那時我想：一定是她的丈夫或親友在徐報上登了啓事，找尋她的下落，待她見到了啓事，馬上就到他（或她）那邊去了，現在給我看的一定是那個啓事。我懶洋洋地接來一看，不錯，上面有着許多尋人啓事，但總指着給我看，並不是這一欄，而是第X戰區學生軍團的招生簡則呵！我不得不對她發出詫異的叫聲來：

「呀！」

「我——徐州去，正是想加入這個學生軍團呢！」

「那很好，不過——」

「不過，怎麼？」

「沒有什麼，我怕你吃不來苦吧！」

「吃苦，我不怕，怕吃苦我也就不來了，敵人給我的刺激太深了，現在只要能够參加抗戰的集團，什麼苦都能吃得來！」

「你可否把你在揚州的情形稍稍說一點？」

「哦，可以的。」她略一猶豫地說：「我的家庭是舊式的家庭，在我初中畢業，年十七歲就出嫁了，對方也是一個舊家庭，不五年，他死了，我

哭。

談話停了一息。

談話停了一息。

談話停了一息。

的父親，及翁婆都送我守寡，揚州有

一個寡婦堂，裏面住着許多年老的年

輕的寡婦，裏面管得最嚴。那時，我

也被迫着進去了，正正地過了兩年，

母親已死去，父親繼娶，跟我的人沒

有人。敵人揚州，我父親參加維持

會，（我到這裏，覺察到內心裏非常

這有一件事，使我不能忘懷的，

現在不妨寫在下面：

有一天，我走在徐州馬路上，遇

見幾團穿了破舊軍衣，沒有符號，沒

有槍的士兵，他們的黃泥腿子告訴我

已走了不少的路了。他們在街頭徘徊

着，看見了我連忙問：

「媽媽，夷他奶奶！他要我們退

，一天退了數十里，吃了多少苦

和鬼子拚，吃苦，打死都值得，咱們

吃的苦能告訴誰呢？所以我們到了

這裏，願意投到肯打仗的軍隊裏去，

仍舊殺鬼子去！」

聽了他們的話，我羨美我自己對

時，殺的是我，一致對他們地憤恨

。所以敵人每投一炸彈，有時能嚇過

我們千千萬萬的述說敵人殘酷的小冊

子；對一個無識的農民講了一萬遍甚

至十萬遍的「你要抗日」的理由有時

也會沒用，只要敵人投了一彈在他左

近，那他就馬上起來抗日了。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小記

黎

敵寇飛來時，載的是炸彈，回去

一九三八、三、四、在徐州。

三月二十七日，一個清朗的早晨，在漢口總商會的大禮堂里，聚集了從各不同地域，不同階層而來的作家，詩人，理論家，批評家……舉行了一個空前的，偉大的文藝家大團結的盛會。他們有着一個共同的目的：爭取民族的自由解放，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革命戰爭在這偉大的，統一民族下面團結起來了！在非常融洩，與風風雨雨的情緒中，大會進行了！特別使着這大會的空氣浸入了緊張熱烈的情緒中的，是我們聽到了中國友人日本反侵略戰爭的作家鹿地亘君的熱誠的演講，他激動着自己底也是大家底情感，他代表了日本進步的人民底作家向中國文藝工作者伸出了溫暖友愛的手來，緊緊地握着了！

更爲興奮的是我們在大會上聽到了身經百戰的馮副委員長，用了極爲親熱的語調的和大家兄弟似地談話，使着大會中增加了更大的勇氣與力量！

大會繼續了，整天，在空中依然鎮靜的進行着。通過了八條主要提案，推選了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馮玉祥等四十五人爲理事。大會閉幕了！然而一個偉大的使命在開始了！

學生軍團以外，還有許多團體，有的因我不清楚他們的內情，不便說出，有的事關秘密，不能公開。

我來自山西

史沫特萊
馬耳譯

像這樣的戰爭是一天一天地繼續下去。日軍以前從八路軍佔去下的六個小城市，現在已有一個被八路軍和民衆奪回了。凡是日本軍實力強而地方，八路軍就把那兒的民衆搬走，一切食物和價值珍貴的東西也帶走。他們讓日軍佔領空的城市，於是再來攻他們和擄掠他們，截斷他們的交通。當日軍在鄉上行動的時候，八路軍和民衆或追蹤他們，從各方面包圍他們，擄掠他們，不使他們睡覺，在晚上放他們的大，截斷他的供給部隊，毀壞一切卡車和馬克車所走的路。如果日軍來打，中國軍就撤退，引敵深入，於是日軍再反攻。假使日軍繼續攻下去的話，他們的攻擊者就從各方面掉轉頭來，毫不留情地進攻。

有許多次戰爭，是男子，婦女和小孩一起打的。這種事實，從日本兵士身中搜出來的日記充分可以看得出來。在華北的每一個中國人現在知道日軍強佔的意義是：搶他們的糧食去賣，搶他們的妻女去賣，用，用，因爲日本人的理論是：「每一個中國年青壯丁是危險的」。當他們佔領太原以後，他們對自己所造成的漢奸政府的唯一要求是：交出二千個年青中國婦女來供他們姦淫。日軍向各方發出劫掠的部隊來搶食物和婦女。他們甚至於送軍隊到像平遙那樣遠的地方去。在那個城市，他們在中國人住家的屋內狂歡，搶劫和擄掠婦女，而且還帶了許多女子到太原去。

我看到許多次的小規模。八路軍和日本的劫掠部隊相遇就打起來，而日軍每次總損失很大。八路軍也向日軍所擄掠去的東西和婦女——那些命定着過殘酷和不名譽的生活的婦女。

我也親自和許多中國鐵工和鐵路工人會過，他們武裝自己，沿着正太路，日本人，把自己的家屬送到內地去。我和一個六十歲的老母親談過。她

的頭髮披滿了前額。她很驕傲地敘述她的兩個兒子——兩個鐵工。一個是在沿正太路打日本人，另一個加入了兩百個鐵工在太谷一帶組成的遊擊隊，從截斷鐵路或一切卡車和坦克車路的工作。這個母親是和他們在一起，補綴和洗他們的衣服。

八路軍在華北作戰的整個區域內，普通的民衆是爲他們的家鄉和祖國而奮鬥。成千成萬的人是殺死了，被傷了，而且有許多人在第一次擄掠被殺了的。但是他們仍集結起來而且繼續打下去。這是一個辛酸的，殘酷的鬥爭。這種鬥爭不僅是爲的對抗那人類歷史上殘忍無匹的敵人，而且也是一種對抗那西北嚴寒的天氣的鬥爭。在十二月一日大同西北部的戰事裏，八路軍和遊擊隊打退了一千個日本兵。到第二天，發現有四十個中國兵的手被凍掉了。他們現在在山西所受的那種寒冷，華中和華南的人恐怕也想像不到的。他們沒有手套，沒有襪子，沒有適當的鞋。我親眼看到八路軍的兵士打赤腳在雪上走路，我看到他們赤腳涉過凍凍的河。在西北有許多地方，他們即使有錢也無法買到鞋子。那些遊擊隊員連買鞋子的錢都沒有呢。他們離棄了家鄉，來打日本的強盜。他們買飯吃的錢都沒有。

現在不僅是正式軍隊，而整個的山西和西北的民衆也加入了民族解放運動。山西的最高領袖，閻錫山和衛立煌已經覺到了民衆爲家爲國而鬥爭的重要性了。八路軍已經答應了不再離開山西的民衆，而要和他們一塊兒來打敵人。副司令彭德懷說：「凡是中國的領土，中國民衆所在的地方，那就是我們的前方和後方，那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整個的八路軍也說：「我們是魚，民衆是水。沒有他們我們不能存在。」

(續完)

編輯後記

本期原來預備是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立日出版的，因爲印刷所趕不出來，只好遲了一天。爲了慶祝大會的成立，由木天先生寫了一篇「一個偉大的開始」，對於大會提供了很實際的意見，我們更希望這些意見會變成事實。

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最近將開幕，我們相信，全國國民無一不殷切地，熱烈地願望這一會議的舉行，將更充實地完成民族自由解放的任務，將更堅定地領導全國國民共同爭取抗戰最後的勝利。吉星先生的「我們所企望於今後的國民黨」，也正是指明了這一個熱烈的期待。

三月二十九日是革命文豪高爾基氏的七十壽辰。原來是應該慶祝的日子，但正今天，却不能不使世界上每一個有良心的人，一腔地痛痛地被陰謀者殺害了的偉大的靈魂。雖然我們已經看見了陰謀者被人民底憲法制裁了，但是這永不能償付的損失，却永遠地在人類間留下了個頂大的遺憾。在今天，爲了人類文化的不可彌補的損失，爲了法西斯走狗——托洛斯基奸徒以詩的殺害，我們要消滅這些腐敗文化的惡棍，我們要爲人類光明的偉大靈魂的被害而復仇。本期金先生寫了一篇長詩「陰謀的敗北」，正是紀念高爾基氏的七十壽辰。同時許弦先生特別選譯了一篇「高爾基肖像的討論」。

馬耳先生的「在日本警察署中」，此文是用世界語寫的，刊載在世界語雜誌：「東方呼聲」上面。譯稿仍是由馬耳君自己譯的。因較長，分兩期刊載。